



去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并不起眼的信息,但这则信息却让我震撼: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饥饿人口达8.2亿,近三年来出现连续上升。报告特别指出,如若将“不一定处于饥饿状态,但面临着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的严重风险”人群计算在内,那将要超过20亿人。报告警告,“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零饥饿’目标正面临巨大挑战。”

我将这则信息特地剪下留存,目的是要记住在我们富裕起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因贫穷而挨饿的人群,特别是想让年轻人知道,不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又发布报告:由于新冠疫情、洪涝和蝗灾等因素,全

球粮食生产、加工、交易和运输受到严重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缺粮人口或将增加1.3亿,是近50年来出现的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几乎与此同时,另一篇报道更让人触目惊心:新冠疫情后大量学校关闭,贫困地区的孩子除了失学还要挨饿——原有的校餐是他们每天唯一的食物和营养来源,随着学校的停课而断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约半数儿童处在极端贫困中,南亚也有三分之一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相当部分贫困儿童,因疫情停课而校餐指望不上了,面临饥饿的煎熬。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仓廩实而百姓囊中满,绝大多数民众对饥饿的记忆已成遥远的过去,

餐桌上大手大脚、随意丢弃已司空见惯,尤其是相当部分年轻人毫无节制,甚至甩派头比阔气。在一些中小学和大学里,食堂泔脚桶里倒满了剩菜,有的整盒整盘没动就扔掉了,让厨房人员和清洁工心疼不已。早几年有报道,中国餐饮食物浪费量每年为1700万—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记得小时候物资匮乏,母亲对食物特别爱惜,她是农民出身,受过苦,挨过饿,知道断粮的滋味,经常念叨庄稼人的不易。有次我不慎将碗跌落,饭菜洒了一地。母亲心疼极了,俯身把饭菜挑起来。我说弄脏了,不要了。母亲没理我,只说了一句:“大雷公公要打的。”长大之后我们当然知道哪

有什么“大雷公公”,但母亲并不是吓唬我们,她信。以后生活条件好了,物资也丰富了,但母亲仍然禀性不改,节俭成性,要她丢弃一些食物比什么都难。我们也是从贫穷和物资匮乏中过来的,所以对母亲的行为能够理解。

现在,我与女儿常在消费观和生活习惯上有分歧。她说,爸爸就像奶奶,想不穿,又不是没有钱,何必这样抠自己?我说这与钱无关,即便成了亿万富翁,我仍然会这样,挥霍和浪费我做不到。

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们与下一代在思想观念上难以对接,两代人的区别在哪里?母亲的心中有“大雷公公”,我们坐在餐桌前也常有敬畏之心,但他们没有。

餐桌上应有敬畏之心

吴锦祥

敬畏之心从哪里来?从盘中餐的汗水和辛苦中来,从饥肠辘辘的感受和体验中来,从地球村里苍白的面容和祈盼的眼神中来。

记得,立那个秋时,写了迎秋。白露了,也该作送秋的准备。这送秋迎秋,如佛寺的晨钟暮鼓。

芦花终究吐絮飞白了,那一枝芦苇,春天里绽出了新芽,夏天里有了粽香,这秋天里的飞絮,给了冬天里的暖。一枝一丛的芦苇,也走过了四季。

那交错枝丫,曾经有的绿叶成了枯枝。凝视,便是看到了秋高的蔚蓝,气爽的和风拂过。

这个秋,就这么过来了,一季的饱满。曾有的无数泪盈,也是滴落的不尽感恩。东西南北,这秋,织成了一张情网,我也愿被俘获。

我无意去激赞秋天里的那株小草,只默诵“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所带来的意境。是啊,那小草,嫩绿时,枯黄时,都入诗人画了。

送秋时,也要送那朵花,曾经的落英,花瓣去了静水的流深里。这个秋,春上的一碗新茶还在喝着,那葡萄的美酒,在高脚杯里品着。

送个秋,便是中秋了。那月圆,便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和托付。我们将日子过得平静也平淡了,一转身,这个秋里,添了几道皱纹长了几根白发。

我的这个秋啊,我不想送你走啊。那情那义深埋了,不想背负这深重的秋色。

如此,在这凉凉的秋里,我坦然地安睡。

荷花又开了,而他却离开了。他是张功愨,一位出色的画家。

2019年7月的一天,雨过天多云,荷花始盛开。我有幸经徐军、董晓虹夫妇引见,拜访了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家张功愨。

张功愨先生是中国现代绘画大家吴大羽的高足,也是与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丁天缺等同窗且齐名的画家。之前,我有机会参观他大型个人展览;如今再次拜访他,有说不出的高兴。九十五高龄,红光满面,思路清晰,思维敏捷,他一谈到油画,便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

张功愨倡导“创新、自由、开放、变化和包容”的现代艺术精神。我们有幸欣赏作品《池塘一角》,其手法高超,色彩斑斓,意境丰富,情感真诚。很难想象他如此高龄,有这么好的

精神状态,创作出如此充满激情的作品。

《池塘一角》是他这两年创作的作品,整幅画面大致红绿两色,间隔粉红、淡绿。这是一个高明画家的神来之笔。画面主角是荷花,但又不是荷花。他把自己比作荷花,人老心不老,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他用大红朱红颜色描

石石块,大面积渲染;再以白色、灰白色赋予海浪,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他以礁石比喻自己,大有闲庭信步的豪迈壮志。

多少人要出高价想购买这幅作品,有大牌的博物馆高价收藏这幅作品,他一口拒绝。他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勤奋创作,一有灵感,奋不顾身,任意驰骋在艺术领域里。

张功愨腿脚不利索,夫人人为他准备好画布、颜料,还要张罗他的一日三餐……幸亏有贤内助无微不至的照顾关心,张功愨才有如此活力,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

张功愨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专西画系(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长期致力于艺术创作。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墨作品,他都是“在抽象中见到具象,在具象中隐藏着抽象的内涵”,达到他的内心世界。他表示,自己绘画纯属自娱自乐,从未曾想过卖画。

我曾经专业学习油画,因而常到住在南京西路的闵希文老师处请教。当提及画家闵希文时,张功愨精神抖擞,连声说:“好,好。”并告诉我:“你找对人!”闵希文与张功愨同是吴大羽学生,静物画画得十分出色。

张功愨错过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不然他也许更出色;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今天有如此成就,要比那些身在异域的同学和朋友显得更加伟大。

纪念张功愨

吴伦仲

写荷花比作自己,又以深绿淡绿陪衬,强烈地张扬个性,通过画面来诠释“天人合一”“无为而为”的艺术境界。这是作者天真烂漫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巨幅作品《大地》是他早些年创作的。作品气势恢弘,大气磅礴,热情讴歌大地母亲这一伟大主题。在画幅的右侧山体形似虎头,内又显露牛头,两者合在同一形体上。牛头的上部飞起似鹰的飞禽,它飞向远方,口中似叼着一串猎物;飞禽上方出现了奔跑的兽,又似海,海岸形成了似妇女卧睡的姿态;画幅的左下方有两头黑色的牛冲向中央,在它的下面跃起禽鸟,又似云雾中显露着山石。整个画面显示着威严与慈祥兼具,表现力量与速度、强大与弱小的形态。它是一曲富有诗意的大自然生命颂歌。他用赭石色刻画礁

石石块,大面积渲染;再以白色、灰白色赋予海浪,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他以礁石比喻自己,大有闲庭信步的豪迈壮志。

多少人要出高价想购买这幅作品,有大牌的博物馆高价收藏这幅作品,他一口拒绝。他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勤奋创作,一有灵感,奋不顾身,任意驰骋在艺术领域里。

张功愨腿脚不利索,夫人人为他准备好画布、颜料,还要张罗他的一日三餐……幸亏有贤内助无微不至的照顾关心,张功愨才有如此活力,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

张功愨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专西画系(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长期致力于艺术创作。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墨作品,他都是“在抽象中见到具象,在具象中隐藏着抽象的内涵”,达到他的内心世界。他表示,自己绘画纯属自娱自乐,从未曾想过卖画。

我曾经专业学习油画,因而常到住在南京西路的闵希文老师处请教。当提及画家闵希文时,张功愨精神抖擞,连声说:“好,好。”并告诉我:“你找对人!”闵希文与张功愨同是吴大羽学生,静物画画得十分出色。

张功愨错过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不然他也许更出色;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今天有如此成就,要比那些身在异域的同学和朋友显得更加伟大。

秋意

陈连官

记得,立那个秋时,写了迎秋。白露了,也该作送秋的准备。这送秋迎秋,如佛寺的晨钟暮鼓。

芦花终究吐絮飞白了,那一枝芦苇,春天里绽出了新芽,夏天里有了粽香,这秋天里的飞絮,给了冬天里的暖。一枝一丛的芦苇,也走过了四季。

那交错枝丫,曾经有的绿叶成了枯枝。凝视,便是看到了秋高的蔚蓝,气爽的和风拂过。

这个秋,就这么过来了,一季的饱满。曾有的无数泪盈,也是滴落的不尽感恩。东西南北,这秋,织成了一张情网,我也愿被俘获。

我无意去激赞秋天里的那株小草,只默诵“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所带来的意境。是啊,那小草,嫩绿时,枯黄时,都入诗人画了。

送秋时,也要送那朵花,曾经的落英,花瓣去了静水的流深里。这个秋,春上的一碗新茶还在喝着,那葡萄的美酒,在高脚杯里品着。

送个秋,便是中秋了。那月圆,便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和托付。我们将日子过得平静也平淡了,一转身,这个秋里,添了几道皱纹长了几根白发。

我的这个秋啊,我不想送你走啊。那情那义深埋了,不想背负这深重的秋色。

如此,在这凉凉的秋里,我坦然地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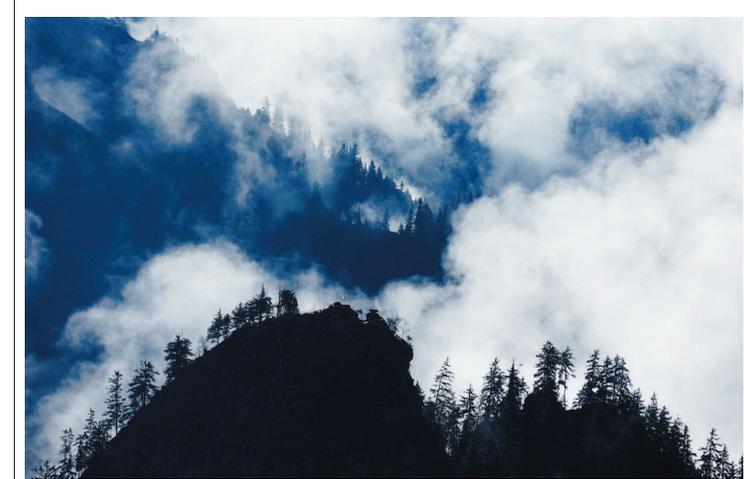
七夕会

潘修范

很清楚,助我摄影之力的不仅有经验,还有诗歌。比如,那慕微晨光里层峦叠嶂的光影和肌理是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而恣意翻卷的云气最是杜甫体察入微:“元气淋漓障犹湿。”四面八方云雾在坡顶、山涧、树梢,甚或经幡飞扬中漫延,忽而烟霭扯散,“悠然见南山”;倏地拢聚,天马行空,“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一阵阵没来由的撩拨,总引来观景台上欢呼雀跃。

我告诫自己要冷静。焦点对准,曝光减档,色彩压低,白平衡往深蓝靠,画面冷峻又不失动态。也就一时半刻,奔腾的云层消停下来,远山遮去,前景淹没在茫茫云海里。

临下山,我跟藏族大姐道谢。她举起手机:“我也拍了。”红扑扑的脸庞添一抹“高原红”。



上得海拔3160米的达日观景台,才知道拍扎孔那的云并不容易。夜里一场透雨,让漫天晨雾捏得出水来。天阴沉,我问修路的藏族大姐:“今天有云吗?”大姐说:“讲不清,你看那几个扛家伙拍照的,已经等候三四天了。”她望了望远方,若有所思:“只有涅甘达娃山神才知道呀!”我有点悻悻然。其实,有云还不上定照理。

遐想间,忽听到大姐唤我:“快看呀,山神显灵了。”刚才还分不清层次的远山,此刻,铁青的山脊已被旭日镶上了金边。我忙举起相机,镜头里腾起的是云?是雾?是烟?但在我眼里都是顽皮的孩子追迫闹出山来。

是天子山的拍摄经验帮助了我。找好机位,气定神闲,并不急于抢拍,长焦镜头则盯住缥缈的云头。心里

很清楚,助我摄影之力的不仅有经验,还有诗歌。比如,那慕微晨光里层峦叠嶂的光影和肌理是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而恣意翻卷的云气最是杜甫体察入微:“元气淋漓障犹湿。”四面八方云雾在坡顶、山涧、树梢,甚或经幡飞扬中漫延,忽而烟霭扯散,“悠然见南山”;倏地拢聚,天马行空,“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一阵阵没来由的撩拨,总引来观景台上欢呼雀跃。

我告诫自己要冷静。焦点对准,曝光减档,色彩压低,白平衡往深蓝靠,画面冷峻又不失动态。也就一时半刻,奔腾的云层消停下来,远山遮去,前景淹没在茫茫云海里。

临下山,我跟藏族大姐道谢。她举起手机:“我也拍了。”红扑扑的脸庞添一抹“高原红”。

从四川北路进入甜爱路,有洋房,有杉树,最引人注目风景,是墙上的“甜言爱语”。

下午时分,橘红色墙下,有两位穿校服少女寻到一小块空处,一位犹豫了一下,举笔写字,另一位站在她身后,显然是陪伴而来。少女的字迹,一如其身材颜面,显得娇小稚嫩。

甜爱路南一段墙,装帧着20多块镶嵌不同形状的匾框。框里有先秦《诗经》关雎篇、近代诗人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有柏拉图、莎士比亚的情诗……每一篇都可奉为经典,只是匾框四周被凡人“补白”了不少情话。一路向北,墙上字叠字、句连句的“甜言爱语”纷杂,低到墙脚,高到墙头,黑字居多,有白字、绿字、黄字、红字,有直呼姓名表达爱慕之意的,痴迷之情,让看者忍俊不禁。更有一颗硕大的红心,火焰一般映在墙头,大胆直率。与匾框里的经典情诗比较,墙上“甜言爱语”不够华丽,有的甚至草率。若把经典情



走着,走着,童年的门槛已拦不住好奇心;走着,走着,青春花事湮灭,秋风吹寒了;走着,走着,新世纪那条“千年虫”早被甩在身后了……

刚来到这个世界,前面有祖辈、父辈引领着。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我们蹒跚着迈开人生的步伐。远方,是朝日照耀下遥远的地平线。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到达那遥远的地方!其实,那人生的旅途上,横亘着无数根“年”的门槛。始近而近,始远又远……

童年的时候,那门槛是那样高远。小时跟祖母在打谷场上看鸡鸭,当年吃大食堂,饿肚子是常有的事。祖母说,等影子到了井栏边,才可以打一打两粥喝。我于是一直盯着那影子。但它移动得比蚌子还慢。风卷吹动树叶、鸡毛,为什么不能吹动影子呢?我的肚子在嘀咕。懂事后盼过年,过年穿新衣服,过年有鞭炮玩,更在于过年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但日子还是那样慢。等着猪圈内的猪快快长大,等着下雪,下雪了,父亲从开河工地回来了,年也近了。过年时,常常听老人感叹,日子真快,又过年了!怎么快呢?我们巴不得快快过年呢!后来读古人的小说,常有类似“人过中年日过午”的句子,开始并不懂。待到懂得也已是中年了。也像当年的祖辈、父辈感喟日子真快!年轻时喜欢读辛弃疾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有血脉偾张,“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现在,每读到“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时,顿生“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感慨。

觉得岁月的快慢当然与年龄有关。而现在这个时代,即便年轻人也感觉时间过得快。莫非都早慧,少年老成?我想这跟时代有关系。以前,日子过得紧巴巴,期待的东西多,吃的东西少。无非就那么几个节日:“五一”、“中秋”、“国庆”、“春节”。这等待岂不漫长?如今,小康起来的人们,平时就像过节,没什么期待,节日也就显得寡淡了许多。这就像行路,如果你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间行走,远远看见一棵树,要走半天才到,岂不觉得慢?如果你徒步在人烟稠密的所在,到处是建筑、树木,十几公里路在不知不觉间就到了。这不就像如今的过年吗?

那都是流年在做祟。人们喜欢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倒以为岁月是把剃刀。杀猪刀锋快,“一刀斩断是非根”,虽痛却麻利!而说岁月是剃刀,在于它慢慢地剃,不知不觉间你的满头青丝被剃没了。

走着,走着,什么都忘却了。忘却了初心,赤子之心!曾经自诩人民儿子的,开牙建国的官儿,走着,走着,丢失了廉耻,成了阶下囚;小时候曾经对祖父、祖母说,老了由我养你们,结果不要说“举孝廉,父别居”了,还要啃老、抛弃。一旦打回原形,才痛哭流涕,忏悔自己忘了初心;一旦亲不在才后悔,一切都晚了。

我同学中年丧父。他觉得父亲一走,以后的一切都得由自己担着了。原来父亲是一堵墙,一切由他挡着,即便他早已卧床不起。现在,墙没了,前路一览无余,但自己必须去面对。

走着,走着,亲戚远了,朋友淡了。你回首,忽然发现身后的年轻人都跟上来来了;再看前面,父母不见了。他们去了那个不再叫“年”的地方,去了那个年轮所不及的地方,“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渐渐消失在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是的,不必追!该来的,终究会来。你所能做的,就是回来推开那门白吱吱的门窗,检点一下你还留着多少曾经的初心,再用心擦亮叫做“亲情、友情、责任、担当”的几个字,使继续前行的脚步从容些。

走着,走着,童年的门槛已拦不住好奇心;走着,走着,青春花事湮灭,秋风吹寒了;走着,走着,新世纪那条“千年虫”早被甩在身后了……

刚来到这个世界,前面有祖辈、父辈引领着。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我们蹒跚着迈开人生的步伐。远方,是朝日照耀下遥远的地平线。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到达那遥远的地方!其实,那人生的旅途上,横亘着无数根“年”的门槛。始近而近,始远又远……

童年的时候,那门槛是那样高远。小时跟祖母在打谷场上看鸡鸭,当年吃大食堂,饿肚子是常有的事。祖母说,等影子到了井栏边,才可以打一打两粥喝。我于是一直盯着那影子。但它移动得比蚌子还慢。风卷吹动树叶、鸡毛,为什么不能吹动影子呢?我的肚子在嘀咕。懂事后盼过年,过年穿新衣服,过年有鞭炮玩,更在于过年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但日子还是那样慢。等着猪圈内的猪快快长大,等着下雪,下雪了,父亲从开河工地回来了,年也近了。过年时,常常听老人感叹,日子真快,又过年了!怎么快呢?我们巴不得快快过年呢!后来读古人的小说,常有类似“人过中年日过午”的句子,开始并不懂。待到懂得也已是中年了。也像当年的祖辈、父辈感喟日子真快!年轻时喜欢读辛弃疾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有血脉偾张,“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现在,每读到“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时,顿生“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感慨。

觉得岁月的快慢当然与年龄有关。而现在这个时代,即便年轻人也感觉时间过得快。莫非都早慧,少年老成?我想这跟时代有关系。以前,日子过得紧巴巴,期待的东西多,吃的东西少。无非就那么几个节日:“五一”、“中秋”、“国庆”、“春节”。这等待岂不漫长?如今,小康起来的人们,平时就像过节,没什么期待,节日也就显得寡淡了许多。这就像行路,如果你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间行走,远远看见一棵树,要走半天才到,岂不觉得慢?如果你徒步在人烟稠密的所在,到处是建筑、树木,十几公里路在不知不觉间就到了。这不就像如今的过年吗?

那都是流年在做祟。人们喜欢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倒以为岁月是把剃刀。杀猪刀锋快,“一刀斩断是非根”,虽痛却麻利!而说岁月是剃刀,在于它慢慢地剃,不知不觉间你的满头青丝被剃没了。

走着,走着,什么都忘却了。忘却了初心,赤子之心!曾经自诩人民儿子的,开牙建国的官儿,走着,走着,丢失了廉耻,成了阶下囚;小时候曾经对祖父、祖母说,老了由我养你们,结果不要说“举孝廉,父别居”了,还要啃老、抛弃。一旦打回原形,才痛哭流涕,忏悔自己忘了初心;一旦亲不在才后悔,一切都晚了。

我同学中年丧父。他觉得父亲一走,以后的一切都得由自己担着了。原来父亲是一堵墙,一切由他挡着,即便他早已卧床不起。现在,墙没了,前路一览无余,但自己必须去面对。

走着,走着,亲戚远了,朋友淡了。你回首,忽然发现身后的年轻人都跟上来来了;再看前面,父母不见了。他们去了那个不再叫“年”的地方,去了那个年轮所不及的地方,“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渐渐消失在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是的,不必追!该来的,终究会来。你所能做的,就是回来推开那门白吱吱的门窗,检点一下你还留着多少曾经的初心,再用心擦亮叫做“亲情、友情、责任、担当”的几个字,使继续前行的脚步从容些。

走着,走着,就远了

汤胡梅



摄影

长焦镜头则盯住缥缈的云头。心里

墙上“甜言爱语”

龚伟明

诗当作阳春白雪,这些“甜言爱语”只能比作下里巴人。甜爱路上爱情表述的档次,一南一北显而易见。不过,下里巴人似乎更接地气。墙前,几个女孩正用手机对着“甜言爱语”拍摄。想起那位穿校服的少女,在甜爱路墙前举笔写字,那种朦胧之感,含羞之意,一定美妙得无与伦比。

傍晚,在甜爱路与甜爱支路交叉口,常有三两对情侣在红色爱心邮筒前留影,温和的夕阳里,女孩很美,男孩很幸福。也有女孩独自对着蓝色甜爱邮筒自拍的。听说,情人节这一天,来这里拍照是要等候的。

我想不出那颗硕大的“红心”是如何喷在墙头上的?只能用“爱情的力量”所驱使来解释了。有一天,墙上冒出一行大白字:做一辈子饭。

墙上“甜言爱语”

龚伟明

虽是缺主语的诗句,却可猜想是某位大男孩的简单告白。我曾在一档电视相亲节目中,听到当事青年男女“我做饭她洗碗”的话,朴实的话让场面很温馨。据记载,作家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N封情书,张兆和不为所动,却被他一句“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话击中,可见“撩妹”技术越精,“俘获力”越厉害。

日复一日,甜爱路到甜爱支路一带的墙面写满了“甜言爱语”,称之为“情墙”不为过。

今年仲夏的一天,行人忽然发现甜爱路名人经典情诗匾框周围整洁一新,原先凡人“补白”的情话荡然无存,城管还张贴了“禁止涂写墙面”的警示牌。纵然是“甜言爱语”,你擅自“补白”名人雅士,自然不对称,甚至于不恭敬了,终归脱不了“视觉混乱”的干系。

虽说“情墙”被管理,但还继续着传说,依然有年轻人流连忘返——甜爱路风景独到,自有魅力。